



李自由 著

# 瓜岛死囚

# 孤 岛 死 囚

李自由 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0,000 印张：10.25 印数：1—9,900

书号：10456·41 定价：(平装) 1.50元

新书目：85—23

---

# 对故土和乡人的爱与知

——《孤岛死囚》序

## 一 栗

新时期文学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乡土文学”的繁盛。在沈从文、周立波的故乡，近年来突起了一支乡土文学的劲旅，最喜欢讲故事的李自由同志便是其中一员。

故事之于李自由，原是有双重含义的。一是大家都清楚的文学术语的意义，一是“故乡发生的事”。他生长在平江县山区，故乡的人和事曾构成他创作上的好收成——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不夜的山村》和儿童文学作品集《在茫茫的林海里》。

山里人坦率耿直，李自由快人快语。每当他写完一篇小说，总是笑眯眯地对人说：“乡里人一定喜欢看。”神情语态是那样的满意，似乎从来就不在乎“雅士”们有关“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滔滔宏论。有什么办法呢？高雅的俗气，聪明的偏见怕是改变不了山里人的气质和秉性的。

当《孤岛死囚》的清样出来以后，自由同志又笑眯眯地

乐开了：“乡里人一定喜欢看。”是的，这是一部为乡里人写的，写乡里人的短篇小说集。但是，读完全部作品，我可以断言，这是一批“城里人”也喜欢看的作品。城乡之间固然有差别，但脉管里流着同样鲜血的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城里人不会因为喜欢《孤岛死囚》而变成乡里人，乡里人也不会因为不喜欢它而吃上国家粮。然而，从这一句我们却可以掂量到“乡里人”在作者心目中的份量了。

乡里人喜欢看什么？主要是故事。这个集子里确实有许多奇巧的故事。

千年古樟里居然会钻出“爱憎分明”的红皮花蛇，它虽然不知道“阶级仇”，却似乎懂得“民族恨”。它咬伤了追捕游击队支队长的日本鬼子；它还可以化作一条“雷鞭”劈死两尺多长的蜈蚣……樟树湾徘徊着一个神秘的精灵。

跛了一条腿只有九个指头的老人，只要用树枝蘸一些充满恶浊气味的浆糊状的东西，在地上划一个圆圈，便会有各种毒蛇昂着头甩着尾接踵而至，只有“统一意志”，没有“个性自由”。

一时冲动而成“死囚”，五岁上瘾的“烟鬼”，林海里的“冤魂”，只有耳朵不象牛的“牛县长”……可谓是“牛、鬼、蛇、神”济济一堂了，这里面该有多少新奇古怪的故事。在苍茫洪水中抢救一个绿箱子，死囚死不了；花鼓戏移植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烟瘾大而成“右派”，“流氓犯”专惩流氓……

然而，故事对于作者来说，毕竟只是一种手段。在奇巧

的生活现象深处，蕴含的是许多文学的要义。文学是人学，这虽然是一句老话，但恐怕永远也不会过时。李自由写故事是为了更深刻、更广泛地表现人，他关心的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命运，他醉心的是人类善良的天性、美好的情操，高尚的品格，他忧心的是人性的扭曲，人格的变态，人情的麻木。一句话，故事在他只是人物的载体。不仅如此，在这些小说的故事线上，还流动着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北农村风俗画：流水淙淙的青石溪，蛮荒凶险的蕲蛇谷，神秘莫测的樟树湾，轻纱笼罩的桂花寨……一壶荆芥薄荷茶，青石板上摆几只粗磁碗，人们一边乘凉，一边听那些离奇古怪的故事；喜庆必送“红包”，吃“十大碗”，席间要“对对子”，“行酒令”；丧葬要燃纸焚香，“吃斋饭”……“即便是在革命口号叫得最响最亮的风头上，也无法根除这古老的民间习俗”。这里既有汉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依稀可见源远流长的楚文化的遗风余韵。

风俗画小说目前很盛行，在某些人心目中，似乎风俗画小说是离现实生活越远就越好，越“空灵”就越好，于是，新时期文坛便飘起了几支“士大夫”趣味的田园牧歌，陈列着几幅怀旧气息浓重的静态风俗画。这些作品虽然被认为“时髦”，但实际上却“髦”得不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李自由同志的追求正相反，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几乎全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古华语），这才是作者的目。对故土和乡人的爱与知，驱使他以极大的热忱描绘家乡的丰姿，歌颂纯朴善良的乡亲。

蕲蛇谷那个老蛇医一生坎坷，但他始终如一地以治伤为本，从不将医术当作发财的手段。“无论伤势轻重，一律收一元钱。尤为感人的是，他付出妻子和儿女的生命救治过游击队的政委，但在老将军（当年的政委）给他的三百元钱中他仍然只收一元。在他孤独，寂寞的晚年，帮人治伤，每逢初一十五晚上到山头给妻子烧几片纸钱，“嚶嚶”地哭一场就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在他传奇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纯朴、善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美好情操。

但是，对故土和乡人的爱与知在李自由笔下，有时也会变成另一种更深沉的爱——批判。

在《樟树湾的精灵》里，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嗡嗡营营的山民的祈祷声。一株除时间长以外别无特殊之处的樟树，被人们长久地当作圣物顶礼膜拜。因袭的封建迷信与现代的宗教热情在这里是如此心心相印，容易沟通，历史的惰性及其在当代生活中的遗传便构成了作者否定的对象。这是一部充满着炽热的爱与严肃的批判，空灵而又充实的作品。

在这个集子里，我们还将看到那个一心想在物质生活上翻身而精神生活上的原地踏步的“他”；也将看到受穷时尝够了只想作“龙”的“九爷”……一句话，这些作品就在传统的地域文化与崭新的时代生活互相拉扯所形成的“张力”之下展开，完成的，从中我们可以寻检生活变迁的轨迹和民族心理、性格变化的刻痕。正因为如此，所以李自由同志的小说大都时间跨度大，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得他的风俗画不是外加的点缀，更不是凝固的“小摆设”，而是活生生的湘北人民现实生活的图景。

应该客观地指出，也许由于李自由同志过于偏爱讲故事，因而，他前期的某些作品显得底蕴不够，缺乏厚重感。这大约是任何一个作家在成长过程中都在所难免的，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孤岛死囚》的出版，尤其是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表明了李自由同志的文学创作已进入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新境，而这一切正是来自他“对故土和乡人的爱与知”。

1985年12月 于邕湖

BL531/6

## 目 录

对故土和乡人的爱与知

《孤岛死囚》序……………一粟(1)

薪蛇老人传……………(1)

桂花寨的笑声……………(32)

伺马布夫和牛县长的故事……………(41)

鱼塘喜剧……………(67)

甜甜的新婚酒……………(98)

石桂娶亲……………(111)

九爷赴宴……………(129)

阿大当官记……………(147)

中秋月儿圆……………(169)

阿弥陀佛的人……………(178)

大江两岸……………(195)

|              |       |
|--------------|-------|
| 高高的芦苇塔.....  | (211) |
| 林海冤魂.....    | (222) |
| 樟树湾的精灵.....  | (246) |
| 孤岛死囚.....    | (264) |
| 三片枯黄的桔叶..... | (281) |
| 烟 鬼.....     | (295) |
| 后 记.....     | (315) |

## 蕲蛇老人传

### 一

大围山腹地，顺着清石溪溯流而上，走上个把小时，进入一个狭窄的山口，便到蕲蛇谷了。

蕲蛇谷是条狭长的山冲。山冲两厢有两座长条形的石山，好象两条大蟒出洞，弯弯曲曲，蜿蜒迂回。石壁上，涓涓细流从石缝里汨汨流出，汇成了清石溪。清石溪真是名不虚传，它宽不到一丈，深不到一尺，其水清澈如明镜，天上的彩霞，地上的野花，山崖上的青松，枝头上的百灵鸟，都向它投去斑驳的倒影，她象一条五彩缤纷的彩缎，飘荡在这峡谷之中。溪两岸是茂密的森林，有挺拔的红枫，参天的云杉，千年古樟，万年老藤……这里山是绿的，水是绿的，连从树隙的枝叶间透射下来的阳光也是绿的。你若走进林中去，仿佛自己变成了一条绿色的鱼，在绿色的海底下潜游。你的脚好象不是踩在地上，而是踩在一床氍毹上一样的松

软、舒适。石山上坍塌下来的泥沙，淤积谷底被落叶覆盖，日积月累，抓一把泥土，比煤还黑，黑得流油。可是，蕲蛇谷的风光再美，没人去观赏；清石溪的水再甜，没人去品尝；珍贵的木材没人去砍伐，黑色的土地上谁也不去撒一把发芽的种子。原因很简单，这种自然环境，最适宜蕲蛇生长、繁殖。蕲蛇又名五步蛇，是剧毒蛇，咬一口，人走不到五步，生命垂危。它们又常常到清石溪里去洗澡，洗毒牙，蛇毒扩散在水里，人喝了会中毒的。

大围山人烟稀少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是老苏区，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迫使许多人迁走。抗战时期，这里仍然是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匪军到山里围剿抗日游击队，又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山民。而蕲蛇谷呢？这条将近五华里长的山冲，一直没有一户人家，它象一块僵死了的土地，横亘在这莽莽丛山中。直到土改那年，才有一个瘦骨伶仃的中年汉子迁徙到这里。据大围山的党支部书记孙老福说，他刚到蕲蛇谷的时候，简直象一个野人，蓬头垢面，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络腮胡，只有那对细眯的眼睛才亮出一丝光泽。他只有九个指头，而且跛着一条腿，走路的时候，象猿猴在奔跃。他寡言少语，脸上毫无表情，似乎对世间一切事物都不感兴趣，冷漠得象清石溪里的一块石头。开初，村里人谁也不理他，有人分析，这个人很值得怀疑。他大约不到五十岁，为何没有家眷？却一个人搬到这人迹罕至的山沟里来住？他只有九个指头，那指头好象是刀砍去的，那瘸腿也说不定是被我们游击队的子弹咬过后变瘸的呢。再看看那副脸孔，那样

冰冷、无情。他要不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也是在江湖上闯荡打家劫舍的土匪，抑或是哪个村的恶霸地主，血债累累，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拘捕，才逃进这深山老林。于是，人们警惕起来。当时任民兵中队长的孙老福带着满腹狐疑，领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闯入他的“家”。这哪是一个家呢？几块竹片夹起的芭蕉叶，横靠在一个陡峭的石壁上，利用两株长在陡壁旁边石缝里的梓树，作为支撑顶棚的柱头。靠里架着一口八码锅，还有破烂不堪的被絮和衣物。孙老福和民兵闯进去的时候，他的瘦削的脸上呈现出惊恐万状的神色，九个指头似乎在微微发颤，孙老福盘问他的来历，他什么也不说，两片干涩的嘴唇象是被蜡封住了。孙老福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派民兵暗暗监视他的行动。

有一天傍晚，执行监视任务的民兵告诉孙老福，他每逢初一、十五的晚上就提一个篮子爬到山顶上去，面向北方，烧了几片纸钱，然后嚤嚤地哭泣，似乎边哭边呼唤两个人的名字。直到纸钱灰被晚风卷走，黑夜完全笼罩了大围山，他才蹒跚着回到他的住处。这使孙老福更犯疑，他亲自尾随看了一遍，也和民兵反映的情况一致。

有一天早晨，他背着一个长口袋出山了，那是一个打满了补钉的麻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走到半路上，孙老福斜刺里杀出来，喝声不准动，便去检查他的口袋——那里面装着十多条龇牙咧嘴的蕲蛇！

蕲蛇谷周围的人们渐渐熟悉他了。他叫老铁松，专以捕捉毒蛇为业，而且有一手治蛇伤的好本领。蕲蛇谷是他的养

身之地，他最有资格在这儿安家。谁个被毒蛇咬伤，招呼一声，他很快就来了，从葫芦里倒出一点黑紫色的粉末末，抹到患处，药到病除，安然无恙。无论伤势轻重，一律收一元钱。乡邻们不忍心，逢年过节，给他送去一些咸蛋、包子、粽子或一两瓶酒，他也不推辞，全部收下。他的房子被乡亲们整修得焕然一新，屋上盖着杉树皮，屋里也有了小板凳。他去捉蛇，从来不让人发现，不去则已，一去必有收获。少则十几条，多则几十条。有人偷偷地去侦察过，他并不东寻西找，也不带任何工具，而是一双空手，一个铁丝笼子。先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从怀里掏出一个茶杯大小的竹筒，这竹筒里有半筒充满着恶浊气味的浆糊似的东西，他把那些浆糊状的东西用树枝蘸着在地上划一个圆圈。不一会儿，便有各种毒蛇接踵而至，匍匐圈外，昂着头，甩着尾，象是他豢养的奴仆，听候他的调遣。于是，他细眯的眼睛里闪出一丝欣喜的光泽，喃喃自语着，不慌不忙地象抓鳝鱼似地一条条装进铁丝笼子。这一手绝招，使村里人大为惊讶。大伙都说他有“呼蛇”的法术，他初一、十五到山头烧纸钱，人们不知道底细，却说他在敬“蛇法祖师”，练“呼蛇法”。他的真实姓名——铁松，早已被人遗忘，都叫他蕲蛇老人。他为何只有九个指头？却又跛了一条腿？这“呼蛇法”是真是假？要不然怎能使那凶残的异类接踵而来，乖乖就擒？他为什么那样孤僻？那样冷漠？

他成了大围山一带的神秘人物。

## 二

蕲蛇老人——铁松，原先住在大围山北麓的红石沟，离现在居住的蕲蛇谷有四十多里山路。年轻的时候，铁松是一名好猎手。他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三间干打垒的茅房，一个卵石垒起的小院。他和他的妻子翠娥，小女儿兰兰，外加一条猎犬，组成了这个别具风味的小家庭。门前的翠竹，屋后的古樟，两厢伸出的山嘴，把他的小土屋围得严严实实。他凭着一支猎枪和那条训练有素的猎犬，驰骋大围山以北四十八座山岭。凶残的豹子逃不脱他的子弹，机警的黄麂跑不过他的猎犬，偷食包谷，红薯的野猪，更是有来无回。他打飞禽，枪响必落；打走兽，有如百步穿杨。他每天扛着猎枪出门，总是满载而归。每当他把猎物驮回家，重重地摔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的时候，他的美丽而贤惠的妻子翠娥听到那沉重的响声，就会象彩蝶一样飞出门来，怀里搂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兰兰。翠娥笑得脸如桃花，露出一口珍珠似的白牙，望着地上的猎物，高兴得合不拢嘴。她拈掉丈夫头上的草屑，拍拍肩上的泥灰，叫他去歇歇，猎物剥皮由她来料理。铁松只是抿着嘴巴笑笑，很快地把兰兰搂在怀里，使劲地吻她的胖呼呼的圆脸蛋。

翠娥是他的好帮手。她剥一只黄麂，用不了几分钟，干净利索。剥开了，就将毛皮用两根竹片撑开，挂在屋檐下晾干；她剥黄鼠狼不用剖开肚皮，而是用小麻绳拴住门牙，挂

在三脚叉上，用小刀剖开嘴皮，只向下一捋，皮肉便分家了，然后装上老糠，挂在竹篙上，俨然还是个活家伙。黄鼠狼肉先用老糠、茶壳烟熏熏，淋上茶油爆炒，掺以辣椒、老姜、五角薯香等佐料，闻一闻叫人吞口水，味道又甜又鲜。她先尝尝，然后盛一碗，端到丈夫面前，筛上一杯包谷老酒。铁松一手搂着兰兰，一口酒一口肉，自斟自饮，痛快淋漓。翠娥更会理家，大小事从不要丈夫过问。引山泉，砍松枝，还养猪哩。有一年，她养了头花猪婆，母猪发情了，整天嗷嗷叫。她以为猪患了病，半夜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分，小母猪不叫了，猪栏里传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她以为是老虎闯进猪栏了，轻轻推开窗户，借着射进猪圈一线明亮的月光，她看得真切，那不是老虎，更不象豹子，那是一头黑呼呼的大野猪，趴在小母猪的背上。她连忙把酣睡中的丈夫摇醒，报告了她发现的一切。铁松一骨碌爬起床，披上衣服，装上子弹，提着猎枪，跟着妻子来到窗前。

“快开枪呀！”她在一旁急得跺脚！

铁松笑着，把猎枪从窗口上取下来，摇摇头：“我不打它。”

“你怎么啦，我辛辛苦苦喂的猪，会被它啃死的。”

“它怎么会啃它呢？”

“那它趴在花猪背上搞什么？”

铁松见她问得好笑，一手把妻子搂住：“你啊！什么也不懂！你说搞什么？搞野老婆！”

翠娥满脸羞得飞红，抓住丈夫胳膊象征性地打了三拳，

羞涩地说：“这头死不要脸的公野猪，我来收拾它。”她去拿丈夫手里的猎枪。

铁松连连摆手说：“不、不！这公野猪不请自来，将来生下的小猪崽，力身健，口湍足，无病无痛，只只好养。我们还该感激它呢！”

翠娥这才轻轻关了窗户。但是那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仍然清晰，她涌起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柔情蜜意，骤然搂住丈夫的脖子，“叭”地亲了一口。

几个月以后，母猪果然生下了十五只滚瓜溜圆的猪崽，小俩口高兴得不得了。但仅仅是一场空欢喜。猪崽刚满月，山霸王老虎逼山债来了，要不给他，就会被赶出大围山，猎人离开了山，还算什么猎人？年轻的铁松夫妇，曾经幻梦过，要筑两间新土屋；要修一间逮老虎的陷牢；要把兰兰打扮成一朵美丽的山菊花；翠娥呢，要给她添件象样的袄子；要添一床十斤半重的棉絮……而要得到这一切，首先得在大围山扎下根。忍一下吧！为了将来，为了全家，为了孩子！他让王老虎把十五只野猪崽挑走了。翠娥嚤嚤地哭了，铁松委婉地开导她，叫她想开些，只要运气好，打上两只野鹿或是一只老虎，比她喂十窝猪崽都强，他把虎骨、虎皮、鹿茸的价值有意夸大了许多，目的为了抚慰她那颗被刺痛了的心。

翠娥对铁松的话深信不疑。她盼望着丈夫的话尽快变成现实，她更盼望着那软茸茸的新棉絮、新棉袄、整整齐齐的两间新土屋……

年轻猎人讲出去的话，就象射出去的一颗子弹，永不回

头。而妻子的希冀，更促使他早日把自己的话变为现实。铁松不顾疲惫，终日在大围山奔走。他的猎犬——黑虎，也长得五大三粗了，一身乌黑的绒毛闪着缎子似的油光，只要他一声呼唤，黑虎便象一支黑色的羽箭，射向主人所指定的地点。小野物用不着他扳动扳机，一只只在黑虎锐利的牙齿下丧命。铁松躊躇满志，也许幸运能降落到他头上。那年冬天，整个冬没有下雪，铁松领着黑虎转遍了大围山以北四十多座山岭，收获无几。值得庆幸的是，在一次借宿时，他结识了一名老蛇医。而且听说，山里有一支游击队，专门杀富济贫，和国民党的土匪部队对垒。王老虎早吓得逃到山外去了。他可以在大围山安居乐业了，他不需要向任何人缴纳山税了！

一个初夏的早晨，地处高山深壑的红石沟，太阳还没有露脸，缕缕轻纱似的晨雾从山那边飘过来，与石缝中冒出来的“石烟”，小溪里漫出的蒸气相连接，山崖、树影、土屋全笼罩在溟溟蒙蒙的雾霭里，这是山区雨后初晴的象征。铁松一早起把猎枪擦拭得铮亮，那把猎刀也磨得耀出白晃晃的寒光，带着黑虎出发了。太阳已经钻出山岔，山雾象缥缈的帷幕徐徐拉开。有两只锦鸡从溪边的草地上腾地飞起，彩色的翅翼鼓起一线冰凉凉的清风，把一簇映山红扇得摇曳不定。虎黑扑了一个空，眼巴巴地望着锦鸡飞去。铁松没有开枪，也许是大自然有什么消愁解闷的神力吧！他变得快乐起来。是呀，王老虎跑了，杀富济贫的游击队进山了，他可以在大围山安家立业了！繁衍子孙，世世代代以青山为伴，以狩猎